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學部審定

中學算術教科書 一冊 洋裝 定價 八角

中學數學教科書 二冊 洋裝 定價 八角

是書備中學教科之用共分八編
 (一) 命位記數 (二) 整數小數
 (三) 諸等數 (四) 整數性質及分數
 (五) 比及比例 (六) 百分利息
 (七) 開方 (八) 求積
 雖材料與小學略同而程度則淺深迥異
 書中有圖有解於理論極為明晰在校外
 自修者亦可作講義讀之

我國所謂數學即日本之算術所以別乎
 代數幾何也而中學習之實為代數幾何
 之先導是書共分十一編
 (一) 整數小數記法 (二) 加減乘除
 (三) 複名數 (四) 整數性質
 (五) 分數 (六) 循環小數
 (七) 比例 (八) 分釐利息
 (九) 開方 (十) 級數
 (十一) 求積
 每編之後各附提綱
 網理論透澈法術詳備體例謹嚴中學第
 一二年用之誠為最完善之本

商務印書館發行 商務印書館出版 商務印書館代數教科書

最新中學教科書代數學 謝洪濤譯 二冊 每部 二元四角

中學代數學 上 陳心耕譯 每部 一元五角

編新初等代數學教科書 王家葵校 每本 三角五分

初等代數學 崔朝慶譯 每本 一元

新理初等代數學 王家葵譯 每本 一元二角

代數學新教科書 王家葵譯 訂上 每部 一元五角

小代數學 謝壽樞譯 每本 七角五分

大代數難題詳解 周藩譯 每本 五角

大代數講義 王家葵等譯 每本 三元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九十七

元

武宗皇帝

〔申戊〕至大元年春正月以阿實克布哈爲右丞相行御史大夫事初阿

實克布哈見帝容色日悴乘閒進曰陛下八珍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而惟耽麴蘖好妃嬪是猶兩斧伐孤樹未有不顛仆者陛下縱不自愛獨不思祖宗付託之重天下仰望之切乎帝大悅曰非卿孰爲朕言因命進酒阿實克布哈頓首謝曰臣方欲陛下節飲而反勸之是臣之言不信于陛下也臣不敢奉詔左右皆賀帝得直臣遂授右丞相行御史大夫事尋以太子請復入中書既又賜爵康國公

兩浙饑民饑者四十六萬戶死者甚衆詔戶月給米六斗以沒入朱清

張瑄財產賑之時浙東宣慰同知托歡徹爾議行勸貸令斂富民錢百

五十餘萬以二十五萬屬甯海縣管縣今屬台州府簿胡長孺字汲仲葵州永甯人藏之長孺

察其有乾沒意悉散于民既而果索其錢長孺抱成案進曰錢在是托

歡徹爾雖怒不敢問

武宗沈湎日甚在廷緘口不言即蕭規以酒誥進規亦未敢顯阿箴其闕實克布哈抗辭進對割切指明深得人臣忠愛之義武宗果心悅其言即當因節飲乃藥石飲進而麴蘖旋陳足藥其病已習耽實性則其急爲喜予亦不遇姑事優容雖左右賀得直臣

亦鳥是收
納謝之益

西僧爲蒙
耶所尙固

古所尙固
難屏除然

處之亦自
有道先代

崇奉太過
列公其位

預政事已
爲非體而

勢其徒憑
市肆擾害

閭閻尤爲
強悍不法

且以留守
重臣輒敢

挺擊拘囚
將而治

將何士者
彈壓以威

而橫行益
無顧忌馴

致凌殿王
妃實大損

國家體統
武宗不

才繩之以
但

西僧殿上都留守李璧釋不問。西番僧之在上都者強市民薪民訴于

璧璧方詢其由僧已率其黨持白梃突入公府隔案引璧髮摔諸地捶

扑交下拽歸閉諸空室久乃得脫奔訴于朝僧竟遇赦免未幾其徒龔

柯等與諸王和爾巴拉舊作合兒八刺今改妃爭道拉妃墮車毆之語侵上事聞亦

釋不問時宣政院方奉旨言毆西僧者斷其手詈者截其舌皇太子聞

之亟上言此法昔所未有遂寢其令

三月建興聖宮爲皇太后所居

帝如上都

夏六月隴西雲南地大震

加宦者李邦甯大司徒兼左丞相邦甯在宋爲小黃門初從瀛國公入

見世祖留給事內庭至是帝欲以爲江浙平章辭曰臣以閹腐餘命前

朝赦而用之使承乏中涓今陛下復欲置臣宰輔臣聞宰輔者佐天子

共治天下者也奈何辱以寺人陛下縱不臣惜如天下後世何誠不敢

奉詔帝大悅加大司徒遙授左丞相仍領太醫院事

秋七月皇子帝長子即明宗按和錫拉舊作和世琜今改後仿此和錫拉請立

法方為下
斷手戮舌
之令繼其
妄為紀綱
安在平辭
邦雷之辭
免平章不
過慮外廷
之議其後
而故為知
讓非果退
大義也平
司徒與重
章均為重
任豈關武
所宜為武
宗既悅其
辭何以轉
加峻擢且
更授以丞
相之職射
蹈漢唐靴
政顛倒寔
甚至邦甯
前辭後受
尤小人要
結常校周
禮乃謂書
法無貶詞
且載所注
備載所當
也何嘉其
其謬

總管府括河南歸德汝甯潁河荒地歲收其租中書言潁河之地出沒
無常近有伊瑪噶舊作赤馬
今改者妄稱省中委之括地以有主之田指為荒
地所至騷動被害之民相率來愬方議其罪遇赦獲免今乃妄以其地
獻于皇子且河南連歲凶荒脫從所請為害非細帝曰安用多言其止
勿行

築呼鷹臺于鄴州本遼寧陰縣元升鄴州明改為縣本朝省故城在今順
天府通州南呼鷹臺在今通州故鄉縣西南亦名掠鷹臺初改鷹坊為

仁虞院秩正二品命右丞相托克托等為院使領其事至是築呼鷹臺

鄴州澤中發軍千五百人助其役

以塔斯布哈舊作答
恩不花為右丞相奇塔特伯奇舊作乞台普濟
今並改後仿此為左丞相詔內外

機務並從中書區處諸王公主駙馬等毋沮撓之近侍官屬及內外諸

司事非由中書議者毋隔越奏聞

八月諸路水旱蝗時淮揚旱蝗江浙大水詔凡發使賑貸之處差稅並

蠲除之仍令有司贖饑民所鬻子女中書省臣言夏秋之間鞏昌地震

歸德暴風濟甯泰安真定大水民居蕩析江浙饑荒之餘疫癘大作死

者相枕藉父鬻其子夫離其妻哭聲震野所不忍聞是皆臣等不才猥

御此歷通鑑輯覽

當大任以致陰陽失序願避賢路帝曰災害有由非爾等所致也但當慎所行爾

九月帝還大都

冬十月以西僧宣勒幹巴勒

舊作敦瓦班今改正

爲翰林學士承旨

十一月省臣請汰冗官節財用

省臣言世祖時自中書以下諸司官有

定員邇者諸司遞陞一級一司多至二三十員事不改舊而官日增乞如大德十年員數冗濫悉汰之又今中都築城大都建寺及爲諸貴近營造私第軍民困弊廩藏空虛而用度日廣每賜一人動至鉅萬恐至不繼宜暫節縮況百司之事每于中書有干預者乞申禁之帝曰嘗令諸人毋干中書之政他日或有乘朕忽忘持內降文記至中書者其執之以來

禁賈人乘驛

時有進沈檀異木可構宮室者勅江浙行省驛致之中書

省臣言西域賈人佩虎符馳驛馬名奉勅求珍異乃或以一豹上獻亦要回賜虎符國之信器驛馬使臣所需畀之商賈誠非所宜既又言江浙諸驛半歲閒使人過者千二百有餘三布幹鼎

舊作三布瓦丁今改

等進獅豹鴉

鵲數日食肉千餘觔。自今有來獻者，乞令自備資力從之。

覈天下屯田。

中書言：「天下屯田一百二十餘處，由所用非人多致廢弛。」

除四川、甘州、應昌。

元路地在今克四克騰西北

雲南爲地遼遠，餘當選習農務者往覈其

可興者與可廢者廢，詔從之。

閏月，太傅哈喇哈斯卒。

諡忠獻

伊徹察喇進攻徹伯爾諸部，漠北悉平。

伊徹察喇言：「徹伯爾諸王之在

邊境者，素無悛心。儻諸部合謀，必爲國患。請撫安都幹之子庫齊。」

舊作款，徹今改。

及處諸部來歸者于金山之陽，遣軍屯田山北。脫彼有謀，吾已擣其腹

心矣。帝稱善。趣進軍攻之。徹伯爾等果欲奔庫齊，不納，遂相率來降。漠

北悉平。

左遷敬儼。

字威卿，其先河東人，後徙易水。

爲兩淮轉運使。

時儼爲江南治書侍御史，以議立

尙書省不便，忤宰臣意，適兩淮鹽法久滯，乃左遷儼爲轉運使，欲陷之。

儼至，黜貪理敝，課復增羨至二十五萬引。河南省臣來會鹽筴，欲以所

增羨爲歲入常額。儼以民罷已甚，以羨爲額，病民以爲已，不可，遂止。

己酉

二年春正月，越王圖喇有罪，賜死。

圖喇居常怏怏，有怨望意。前秋

圖喇跋扈，不敬至乘

醉而瞋目
狂言實無
禮于君之
甚者自宜
明正刑章
然推其悖
慢之由乃
自恃擁戴
前勞遂懷
快快不知
圖刺本武
宗疏屬定
位之始僅
能手縛一
賊臣而有
大勳而賞
過其分轉
致怨望滋
深寔由武
宗不善馭
下有以釀
成之也

呵哈瑪特
盧世榮僧
格等變亂
舊章流毒

帝幸涼亭

元時巡幸駐蹕處有東西二涼亭廢址在故開平城南明置驛于此去古北口四百六十餘里

將御舟圖喇前止之言涉不

遜帝由是銜之及宴萬歲山

在今獨石口外上駟院牧廠東土人名領勒哲伊圖阿爾賓鄂拉山

圖喇醉起解腰帶

擲地瞋目謂帝曰爾與我者止此耳帝疑其有異志命省臣鞠之辭服

遂誅之

始親饗太廟

以受尊號告謝太廟為親饗之始

是冬以上太祖尊宗尊諡廟號及光獻莊聖皇后尊諡復親饗光獻太

祖后莊聖睿宗后

追還內降璽書

丞相塔斯布哈等言朝廷璽書不由中書徑令翰林頒

給者自大德六年至今凡六千三百餘道皆干土田戶口錢穀銓選獄

訟害民妨政之事請悉追奪後凡不由中書者乞勿予之制可

帝如上都御史言京師之內工役繁興加之歲旱民饑狂愚易惑今乘

輿行幸乞命丞相一人留守京師著為令從之

夏六月復徵僧道賦稅從省臣言也

秋七月河決歸德又決封邱

八月復置尙書省以奇塔特伯奇為右丞相托克托

舊作脫虎脫

為左丞相三布

幹

舊作三布瓦

洛實為平章政事保巴

舊作保巴

為右丞蒙格特穆爾

舊作忙哥鐵

百姓之患而
民之受患
已深況尚
書省之立
擾法昭然
覆轍昭然
事敗後併
入中書得
少休息乃
言利之臣
繼起復蹈
前非且以
新政舊事
分隸兩省
效尤滋甚
武宗奈何
惑其甘言
乎不加察

丞王罷參知政事

初帝欲復置尙書省分理財用御史臺言至元中阿

哈瑪特僧格相繼立尙書省綜理財用事敗併入中書今四方地震水

災歲仍不登百姓重困又復立之則必增置有司濫設官吏殆非益民

之事且綜理財用在人爲之若止命中書未見不可帝雖是其言而仍

欲行之至是命洛實保巴與塔斯布哈集議保巴言政事得失皆前日

中書所爲今欲舉正彼懼有累孰願行者臣請乞舊事從中書新政從

尙書其尙書省官請以奇塔特伯奇托克托爲丞相三布斡洛實爲平

章保巴爲右丞王罷爲參知政事帝並從之三布斡言尙書省既立更

新庶政變易鈔法用官六十四員其中宿衛之士有之品秩未至者有

之未歷仕者有之此皆素習于事既已任之乞勿拘例授以宣勅仍改

各行中書省爲行尙書省以尙書省條畫頒示天下敢有沮撓者罪之

置太子右衛率府

命右丞相托克托御史大夫布琳尼敦

舊作不里牙敦今改後仿此

領

府事取河南蒙古軍萬人隸之王約曰左衛率府舊制有之今置右府

何爲諸公深思之不可以累儲宮也太子又命取安西兵器給宿衛士

約謂詹事旺扎勒曰詹事移文數千里取兵器人必驚疑主上聞之奈

宦官傳側
而太子以
誤問家當
爲問家當
舉千古治
亂之故痛
切宮陳庶
儲資且鑑
有資且鑑
宵寺聞使
知傲乃王
約妄進善
惡皆有不
邪說悖自
而知其悖
而于駕取
禁遏之術
略無顧忌
此特願明
中涓巧爲
模稜以了
事既負諮
詢之意並
垂輔導之
垂輔導之
似有吏於
何耶此詞

何旺扎勒愧曰實不慮及此

家令薛居言陝西分地五事命往理之約不爲署行語之曰太子潛龍也當勿用之時爲飛龍之事可乎遂止太子喜諭羣下

曰事未經王彥博議者勿啓一日約方啓事二宦官侍側太子問曰自古宦者壞人家國有諸對曰宦官善惡皆有之但恐處置失宜耳太子深然其言

九月頒行至大銀鈔 帝從洛實言鈔法大壞乃改造至大銀鈔凡十三

等每一兩準至元鈔五貫白銀一兩黃金一錢隨路立平準行用庫及

常平倉以權物價毋令沸騰元之鈔法至是凡三變云

帝還大都

始鑄錢 先是鈔法雖皆以錢爲文而廢錢弗鑄至是始詔大都立資國

院山東河東遼陽江淮湖廣四川立泉貨監六產銅之地設提舉司十

九秩從五品錢文曰至大通寶者每一文準銀鈔一釐曰大元通寶者準至

大錢十文與歷代錢通用其當五當三當二並以舊數用之既而御史

言至大銀鈔始行品目繁多民猶未悟而又兼行銅錢慮有相妨今民

間拘收銅器甚急民殊不便乞與省臣詳議不報

復行內降旨 尙書省言三宮內降之旨曩中書奏請勿行臣等謂宜仍

舊行之儻于大事有害則復奏請中書之務乞以盡歸臣等從之

冬十月以皇太子兼尙書令 初帝從奇塔特伯奇等言由尙書省任人

而以宣勅散官委之中書。至是，太子言舊制百官宣勅皆歸中書，以臣爲中書令故也。自今勅牒宜令尙書省給降，宣命仍委中書從之。

質江南富民子爲軍。洛實言江南平垂四十年，其民止輸地稅，餘皆無與。富室有占編民奴役之者，動輒百千家，有多至萬家者，其力可知。乞令有司收糧五萬石以上者，石輸二升于官，仍質一子而軍之，所輸之糧半入京師，以養御士，半留于彼以備凶年，富國安民，無善于此。詔如其言行之。

十一月，以阿薩爾爲尙書左丞相，行中書平章政事。尋出商議遼陽行省事。

〔庚戌〕至大三年春正月，徵李孟入見，以爲同知樞密院事。初，孟既逃去，

有譖于帝者，曰：「內難初定時，孟嘗勸皇太子自取帝弗之信。一日，太子侍內宴，忽戚然改容，帝曰：『吾弟何不樂？』太子從容起謝曰：『賴天地祖宗神靈，神器有歸，然成今日母子兄弟之懽者，李道復之功居多。適思之，不自知其變于色也。』」帝卽命搜訪之，得于許昌陘山。

在今許州府新鄭縣西南，亦作荆山，爲南北隘道，山

海經所云少陰之山是也。

謂宰臣曰：「此皇祖妣命爲朕賓師者，宜速任之。」乃命以中書

行抄月信通金車覽
卷之二十一
元正祭皇帝

托琳子班巴爾之女。托琳舊作
憐班巴爾舊作迸不刺。今並改。

漢文皇帝知張武受錢而反賜以錢
德受長孫順知唐太宗以
反賜以絹而順
史皆謂所
吏以深愧
乖賞罰之已
正劓叛逆
之黨顧可
不必誅而
用刑顧可
用賞乎在
世祖當日
積絲爲幣
或者假懸

賞以謬徠
降若渠魁
已死凶孽
自歸與前
此勢殊事
異武宗猶
拘泥成說
乃欲激其
愧恥之心
亦味於事
理矣

十一月始以太祖配享南郊。先是三布斡等言奉詔舉行郊祀典禮臣

等議欲祀北郊必先南郊。今歲冬至祀天園丘尊太祖皇帝配享來歲

夏至祀地方丘尊世祖皇帝配享至是有事南郊以太祖配享上帝

殺大都留守鄭阿爾薩蘭

制宜之子諱作阿兒黑蘭今改後仿此

阿爾薩蘭襲父職爲武衛都

指揮使尙書省構其與薩榮祖等十七人圖爲不軌置獄鞫之並棄市

籍其家中外寃之

城中都

在霸郭察圖之地元時建爲中都今鎮黃等旗牧廠西北故沙城是也土人名爲察罕巴勒哈遜城按察郭察圖舊作旺光察都今改

以牛車運土各

部衛士助之限以來歲四月畢集失期者罪

〔辛〕四年春正月帝崩壽三十一國語稱曰庫魯克皇帝

庫魯克蒙古語傑出之謂元史舊訛作曲

律今

史臣曰帝慨然欲創治改法而有爲故其封爵太盛而遙授之官衆賜資太隆而泛賞之恩溥至元大德之政于是稍有變更云

皇太子罷尙書省誅托克托三布斡洛實

按宰相平表洛實時爲平章政事續綱目于三年二月書以洛實爲左丞相本紀並同蓋當時

遙授之職以丞相仍領平章非左丞相也今刪其前文而附辨于此

保巴旺布

舊作旺畢今改

流蒙格特穆爾于海南

皇太子

以托克托等變亂舊章流毒百姓凡誤國者欲悉按誅之延慶使楊多

爾濟

河西常夏人舊作朵麻只今改後仿此

諫曰爲政而首尙殺非帝王治也太子感其言特

誅其尤者。既而御史言托克托等。既正典刑。而黨附之徒。布在百司。若

博囉特穆爾克。呼濟蘇烏瑪喇。舊作烏馬兒今改後仿此等。奸貪害政。今中書方欲用

為各省平章參政等官。宜加罷黜。從之。尋復以行尚書省為行中書省。

百司庶務復歸中書。

罷城中都。皇太子以司徒蕭珍城中都。微功毒民。命追奪其符印。命百

司禁錮之。凡中都所占民田悉還之民。

以特們德爾。瑪拉噶齊之子。按特們德爾舊作鐵木迭兒。瑪拉噶齊舊作木兒火赤。今並改後仿此。為右丞相。旺札勒李孟並平

章政事。召先朝舊臣程鵬飛等十六人。召先朝諳知政務老臣程鵬飛。

董士選李謙。字受益。鄆之東阿人。張閭陳天祥尚文。字周廣。鄆州深澤人。劉正郝天挺。字繼先。出子

居安肅州舊作朵魯今改。董士珍蕭剌。字惟斗。奉元人。劉敏中。字瑞甫。濟南章邱人。王思廉。字仲常。真定獲鹿人。韓從益趙

君信程文海阿哈瑪特。杭州路達嚕噶齊此又一阿哈瑪特非世祖時奸臣。十六人詣闕同議庶政。不至

者五人。按元史陳天祥傳言天祥辭疾不至。又劉敏中蕭剌傳無考。謙至首陳九事。正陳八事。

皆欲朝廷守成憲。開言路。重名爵。節財用。興學校。定律令。舉切時弊。

二月罷剛哩克托都為江浙行省左丞相。托都下車。進父老閒民。問利

病。咸謂杭城舊有便河。通江滄。湮廢已久。若疏鑿以通舟楫。物價必平。

釋奠所以尊師重道
廷臣中豈
無一人可致
令宦官行
事此即無
災異亦足
貽笑千古

僚佐或難之托都曰吾陛辭之日密旨許以便宜行事民以為便行之
可也俄有詔禁作土功托都曰敬天莫先勤民民蒙其利則災沴自弭
土功何尤焉不一月河成

三月皇太子阿裕爾巴里巴特喇即位

是為仁宗

皇太后欲用陰陽家言令

太子即位隆福宮御史中丞張珪言當御大明殿太子悟移仗大明殿

既即位親解所御衣及積蘇衣

元史書作只孫與服志云一色服也按今蒙古謂凡物之顏色謂之積蘇只孫蓋音譯之訛今改正

二十

襲金帶一賜之

詔百司遞陞品秩者復舊制

詔武宗時百司遞陞品秩者悉從至元舊

制既又諭省臣曰卿等裒集中統至元以來條章擇老臣明法律者斟

酌重輕折中歸一頒行天下俾有司遵行之則抵罪者庶無冤抑

甯夏地裂

遣宦者李邦甯釋奠于孔子

邦甯既受命行禮方就位忽大風起殿上

及兩廡燭盡滅燭臺底鐵鐃入地尺許無不拔者邦甯悚息伏地諸執

事者皆伏良久風息乃成禮邦甯因慙悔累日

初帝在東宮邦甯知三布幹等畏帝英明乘間言于武宗曰陛下富于春

秋皇子漸長父作子述古之道也未聞有子而立弟者武宗不悅曰朕志已定汝自往東宮言之邦甯慚懼而退及帝即位左右咸請誅之帝曰帝王歷數自有天命其言何足介懷加邦甯開府儀同三司為集賢院

大學士
尋死

元史以風
災紀失未
免反覺甯
實至邦甯
前此諫沮
武宗傳弟
仁宗釋而
不問然以
大公罔以
開府宗階
濫授刑餘
實為褻視
名器非特
矯枉過正
亦失制道
閣覽之歎
矣

吏弊固當
懲治然欲
一則已甚
之則孟謂
矣李當有
吏亦當激
賢者在激
厲之最為
持平乃論
仁宗宜與
此曹氣類

夏四月罷行至大銀鈔銅錢 詔以中統至元鈔法行之五十餘年比因

尙書省妄事變更既創至大銀鈔又鑄大元至大銅錢鈔以倍數太多

輕重失宜錢以鼓鑄弗給新舊恣用曾未再葺其弊滋甚命悉罷之

多爾濟曰法有便否不當視立法之人為廢置銅錢與楮幣相權而用古之道也何可遽廢邪言雖不用時論是之

五月遣兵擊八百媳婦 帝以八百媳婦寇邊命雲南王及右丞阿呼岱

此又一阿呼岱非成宗時左丞相之阿呼岱也討之陝西侍御史趙世延

字子敬其先永固特族人居雲中北邊祖輪于外家謬為趙因氏焉按永固特舊

今改諫曰蠻夷事在羈縻先朝用兵不已至亡失軍旅誅戮省臣今第

當選重臣知治體者付以重寄兵宜勿用也不聽

秋閏七月賜李孟爵秦國公 孟感帝知遇頗以國事為己任節賜與重

名爵覈大官之濫費汰宿衛之冗員貴戚近臣惡其不便于己而心服

其公皆無間言時風俗奢靡車服僭擬上下無章孟請各為之限制帝

皆從之初帝在懷州深見吏弊既即位欲痛剷除之孟曰吏亦當有賢

者在激厲之而已帝曰卿儒者宜與此曹氣類不合而曲為保護如此

真長者言也嘗謂之曰朕在位必卿在中書賜爵秦國公圖其象命詞

不合語近
其曲爲保
護稱爲真
長者言則
亦未當于
理察吏之
道惟清峻
濁揚清峻
罰固不可
以禁施而
有犯必懲
亦不可因
爲一言而
仁宗之未
見及此也

臣贊之每入見稱曰道復而不名

增國子生爲三百人。帝既命李孟領國子學。至是。又諭省臣曰。昔世祖注意國學。如布呼密等。皆蒙古人。而教以成材。朕今親定國子生爲三百人。仍增陪堂生二十人。通一經者。以次補伴讀。著爲式。旣而孟等言。方今進用儒者。而老成日以凋謝。四方儒士成材者。請擢任國學。翰林祕書。太常。或儒學提舉等職。俾學者有所激勸。帝從之。詔自今勿限資級。果材而賢。雖白身亦用之。

九月。還安南國王陳益稷舊賜田。益稷入見。言臣自世祖朝來歸。妻子皆爲國人所害。朝廷因遙授王爵。賜漢陽田五百頃。俾自贍。今臣年幾七十。而有司拘所授田。就食無所。帝謂省臣曰。益稷來歸。宜厚賜以懷遠人。其進勳爵。授田如故。

冬十一月。罷營繕。李孟奏。錢糧爲國之本。今每歲支鈔六百餘萬錠。又土木營繕百餘處。計用數百萬錠。內降旨賞賜。復用三百餘萬錠。北邊軍需。又六七百萬錠。帑藏見貯止十一餘萬。安能周給。浮費宜悉停罷。帝納其言。罷諸營繕。時都水監傳旨給驛。往取杭州所造龍舟。省臣諫。